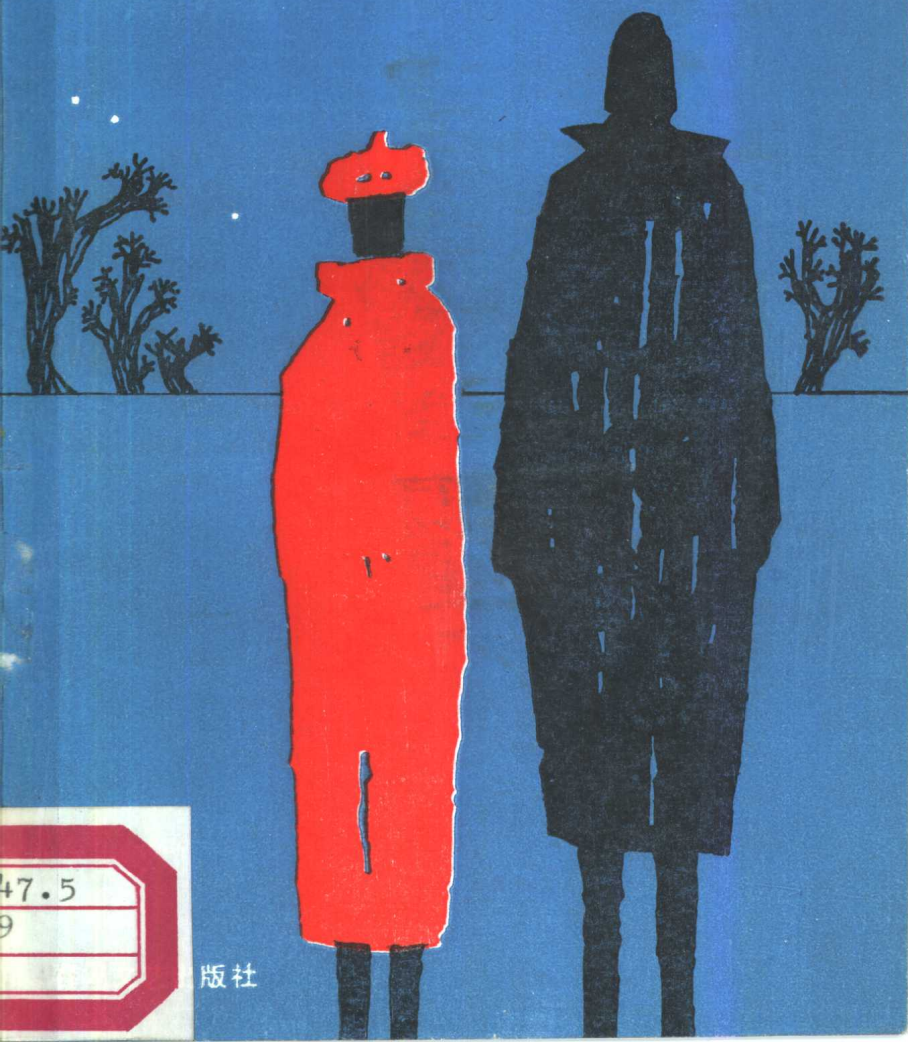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YI GUO XIA LU

异国侠侣

● 曹志德 薛家柱



47.5

9

版社

12401

异国侠侣

曹志德 薛家柱 著

55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7·沈阳

异国侠侣

Yiguo Xialu

曹志德 薛家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喀左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95,000 开本：787×960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3}{4}$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5,200

责任编辑：马兆政 插图：安迪
封面设计：安迪 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ISBN: 7-5313-0035-4/I·33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129 定价：1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清末民初，侠女邓剑娥与沙俄入侵者格斗时，结识了沙俄军队中的波兰革命者鲍里斯。俄军上尉高克索夫奸污过鲍里斯的情人，又杀害了邓剑娥的母亲，还对剑娥垂涎欲滴。共同的仇恨，使邓剑娥与鲍里斯结成了莫逆相知。经过艰险曲折的争斗，坏事做绝的高克索夫终于束手就擒。邓剑娥与鲍里斯也经历了欧美各国的革命斗争考验后，成长为坚强的职业革命家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跌宕生姿，异国情人相爱，别具奇彩。

谨以此篇，献给中国早期的革命女战士——邓剑娥

引 子

一辆黑色的老式轿车缓缓地驶到了黄浦江畔，停在大名路口喧闹的码头旁。

身材高大的高克索夫从车内跨出，只见码头上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堪，小贩的叫卖声、警察的吆喝声、接客者的喧嚷声，汇成了一片……高克索夫皱了皱眉头，在两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军士兵和上海市政府一位中年官员的护送下，向码头走去。

这时，人群中发生了更大的骚动，有人指着那混浊的江水与灰蒙蒙的天际喊道：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……”

高克索夫顺着人们指点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艘灰色的大客轮正冒着浓浓的黑烟向码头徐徐驶来。江水激荡，拍打着堤岸，溅起了白色的浪花。高克索夫扯起厚呢大衣的领子挡住江上的寒风，把手插入了衣袋，那深埋在衣领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……

这是1912年元月初的一天，离孙中山先

生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还不到十天。

高克索夫作为南京政府的一名俄国顾问，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，专程赶到上海，迎接一对从美国檀香山前来支援中国革命的盖伊夫妇。临来前，孙中山先生曾对他介绍过这两个职业革命家。这真是一对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呵！据说，他们原是波兰革命党成员，因革命受挫逃亡美国，入了美国籍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四海为家，足迹遍及美洲各国，到过巴西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墨西哥，和当地的革命者一起干出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无数次艰险；他们曾经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原始森林中度过一年之久，和那些“吃人的生番”相处得十分融洽；他们胆略过人、武艺超群，在美洲大陆上所经之处流传着他们传奇式的故事……

高克索夫并不因为这一番动人的介绍而对这一对夫妇肃然起敬，他本能地厌恶、蔑视波兰人，哪怕是加入了美国籍的波兰人！其次，他作为南京政府的外国顾问，不希望有比他更强的人来影响他的地位和殊荣。不过，他知道传说的英雄毕竟只是传说，所以也很乐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，好利用第一个和他们接触的机会，掂一掂他们的分量。必要时甚至可以先给他们一个“下马威”，使他们不敢在自己面前僭先。他毕竟也不

是一个等闲之辈呵……

轮船缓缓地靠上了码头，放锚链的“嘎嘎”声使码头乱成了一片。轮船甲板上已站满了人，他们和等候在码头上的人互相搜寻、招呼着，一旦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亲友，就立即兴奋地挥手高喊，冲上前去……高克索夫不耐烦地对身边的中年官员呶了呶嘴，中年官员会意了，立即走到客轮的舷梯旁，趁船未停稳，向船上的人喊话。一个身穿大副制服的人探出头来，虽然听不清这官员喊什么，但看到他身后的两个士兵和高克索夫，似乎明白了，点点头就跑了开去。片刻之后，他带了两个水手和船警把守住舷梯口，先不让乘客下船，而向高克索夫和中年官员招手示意。

高克索夫一行登上了客轮，中年官员向大副说明了来意。大副顿时变得春风满面，殷勤地将他们带到头等舱，伸手在一间标有“6”字的舱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……

“请进！”里面传出一个女人柔和的声音。

大副轻轻地推开了门。

舱房中央站着一对盛装的夫妇。看来他们已经收拾完毕，准备离船登岸了。高克索夫好奇地迅速将他们打量了一下：盖伊先生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，身材颇长，戴一顶黑色礼帽，遮住了

半边脸，身上穿着黑色厚呢大衣，套着白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根短短的手杖，模样非常潇洒。但当高克索夫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时，却不由暗暗吃了一惊：他脸上的皮肤竟是异常黝黑而粗糙，这种肤色乃是多年的烈日曝晒和海风的吹刮而至，特别是生活的痛苦磨难会给人留下这种深深的烙印！然而，最使他吃惊的是这人脸上有一道可怕的伤疤，从鼻梁上端倾斜到左颊的底部，尽管一脸又黑又浓的大胡子几乎把整个脸全都遮没，但还是掩盖不住这条又粗又长、发着光亮的疤痕。这张脸给人以严峻、可怕的感觉。

“这是一个神秘人物！”高克索夫心里暗暗喊道：“看来不好对付……”

他不敢长久地望着这张可怕的脸，就下意识地目光转向盖伊夫人，这使他更惊讶了。只见她的头上斜戴着当时最时髦的连着黑面纱的帽子，一大簇黑羽毛高高地翘起，不住地晃动。虽然看不清这位女人的脸，但透过这层薄薄的黑纱，可以估量出那定然是一张俊俏、白皙的面孔。她穿着水獭皮大衣，双手拢在一个貂皮袖筒里，脚下是一双式样精美的羊皮高跟靴……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这雍容华贵的妇人竟会和她丈夫一样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涯！

在大副用英语向盖伊夫妇作介绍时，高克索夫忽然感受到了盖伊先生向自己投来的目光，这

目光冷峻而锐利，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搞的，只觉得心头一阵慌乱。太失态了！他立即镇定了自己，同客人寒暄几句后，就由那中年官员带路，一起出了舱房。当他们走上甲板时，他望着盖伊先生的背影，忽然找到了刚才慌乱失态的原因：他相信自己曾经见过这位盖伊先生，虽然一时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，但他肯定见过，肯定！

他们没有在~~上海停留~~，~~行李~~行人送到了火车站。

直到火车奔驰了好长一段路，高克索夫还在苦苦地思索着：究竟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见过这位盖伊先生？但是，他一生到过的地方、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。岁月倥偬、世事纷沓，怎么也想不起来……他终于放弃了这无谓的努力，决定按自己原定的计划行事。为了让自己显得从容大方，他略事梳洗，并点燃了一支大雪茄，来到盖伊夫妇的软卧车厢里。

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请进。”

车厢里只有盖伊先生一人，但从卫生间传出的流水声可以判断出，盖伊夫人正在盥洗。盖伊先生彬彬有礼地请他坐下，并提高嗓子对卫生间喊了一声：

“艾琳，高克索夫先生来了！”

“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”声音也如流水般清脆、悦耳。

高克索夫不知怎的忽然有些局促不安。从礼节上讲，盖伊先生的待人接物是无可挑剔的，但他总觉得在盖伊先生彬彬有礼的风度后面，有一种冷峭的威势。对于如何掂量他们，该如何给他们一个“下马威”，高克索夫原已成竹在胸，然而一旦面对面坐下，他却仿佛被震慑住了，竟不知所措起来。

盖伊先生安详地微笑着，显得亲切友好，然而高克索夫却不敢去接触对方的目光，那一双湛蓝的眼睛射出的光也是蓝幽幽的，又清又凉，就象山涧里的一泓冷泉，使他心里不觉打了个寒噤……

“听说……盖伊先生，您是波兰人？”僵了片刻后，高克索夫终于开了口。

“是的。”盖伊先生微微点头，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嘲弄的笑意：“我是我不幸的祖国的一个流亡在外的不肖子孙。”

“您太谦虚了，我已经听孙大总统说过，您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家，能和您这样大名鼎鼎的人共事，我感到不胜荣幸。”

“不，感到荣幸的应当是我。”盖伊先生谦逊地说，丝毫也不理会高克索夫话中流露出的讥讽，只是那目光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了：“我

相信今后一定能从您身上得到不少教益。哈哈……”

“这个滑头！”高克索夫心里恨恨地骂道：“他分明是在揶揄我！”

然而，他脸上却不动声色，依然客气地问：“可是，盖伊先生，恕我冒昧，您能告诉我为什么不回波兰去参加革命，却要到中国来吗？”

“那么您呢？您又是怎么到中国来的呢？”盖伊先生微笑着反问。高克索夫从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嘲笑中，觉出了这话的分量。

“我是受了组织的派遣。”他信口回答说。

“组织的派遣？”盖伊先生向他投来惊奇的一瞥，但立即又用他特有的那种嘲弄语调说：“不错，人体内是有一种组织——结缔组织。我大概也是受了这种组织的差遣吧？……唉，人是最不自由的动物，他的行为永远要受到各种差遣，来自外界的，来自自身的，也就是说，来自一种无法抵抗的内心的欲望。您说是吗，高克索夫先生？”

高克索夫还未完全听懂这一番话，已感到了对方咄咄逼人的威势，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：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说话？莫非他也有与自己同样的感觉：我们真的见过？

高克索夫正想进一步用话试探，卫生间的门开了，盖伊夫人翩然而出。一见了她，高克索夫的思路立即被打断了。经过一番梳洗后，穿着粉红色绸睡衣的盖伊夫人显得素雅大方，光艳动人。面上的黑纱已经撤去，那白缎子似的肌肤就象洁白晶莹的美玉在熠熠闪光；特别是她那窈窕的身段，稳健地向他轻轻移来，宛如一朵出水的美蓉，娉婷婀娜，竟有中国古典仕女的典雅之风！高克索夫对女人是有特别鉴赏力的，生平曾结交过不少美人，但象这样艳美的妇人那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他情不自禁地张开了嘴，一脸赞叹、痴迷的表情，不要说根本想不到去掩饰，就是想掩饰也办不到了……

盖伊夫妇自然都注意到了高克索夫的失态，他们的目光会心地对视了一下。盖伊夫人走到高克索夫的面前，伸出她那只雪白、柔嫩的手，轻声地说：

“您好，高克索夫先生，见到您真高兴。”

高克索夫急忙把这美玉似的手托住，凑到自己唇边，心旌摇曳地吻了一下，恋恋不舍地放开说：“啊，夫人，您真是太美了……”

“是吗？您太夸奖了。”盖伊夫人抿嘴一笑。

高克索夫抬头朝盖伊夫人的脸望去。现在，

距离是那么近了，看得也就格外真切，而这一看，在他的身上竟产生了一个象触了电似的后果：他轻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接着倒抽一口冷气，下意识地用右手遮挡自己的脸——这张脸痉挛着，刹那间变得异常惨白。他后退了半步，同时，左手夹着的雪茄也掉落在地上……

火车到南京已是当天夜里。

新政府派到车站月台上去迎接的人惊讶地发现：车上只有刚从檀香山来的盖伊夫妇，而专程去上海接他们的俄国顾问高克索夫竟突然失踪了……

他们寻遍了车上的每一节车厢，甚至每一个厕所、卫生间，都没有发现他的影子，而盖伊夫妇也说不清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不见的。这神秘的失踪，使大家足足折腾了近一个小时，欢迎者见再找下去已全属无益，只好陪同客人驱车到下榻的旅馆休息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盖伊夫妇。接见的氛围友好、热烈，当孙中山先生用一口纯正的英语，对他们前来为中国的独立、自由而战斗的崇高精神表示感谢时，盖伊夫人却忽然用十分流利、地道的东北话说：

“盖伊他一直觉得对中国负有歉意，虽然这歉意是完全不必要的——十年前，他作为一个亡

国的波兰人，曾经随俄军入侵过东北；而我呢？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，为自己的祖国战斗，是义不容辞的份内事……”

“夫人，您是中国人？”孙中山先生惊奇地问。

“是的，老家在奉天。”盖伊夫人笑着说：“我姓邓，原先的名字叫邓剑娥。”

“邓剑娥……啊，这太好了！”孙中山先生兴奋地打量着她。那一头秀发、雪白细腻的肤色和乌黑的眼珠，如果细细看去，确有中国人的特点：“可是，如果不是您自我介绍，旁人是如何也看不出半点破绽来的！”

盖伊先生插嘴说：“她的脸型本来就有点象我们欧洲人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也差点儿产生误会……再说，流亡国外多年，她的行动举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”

邓剑娥笑着说：“这就叫入乡随俗吧，我们在美洲不得不经常改变身分和国籍，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真正的‘洋人’不可啊！”

孙中山先生笑着点点头，忽然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现在我可以猜到一点高克索夫先生失踪的原因了！”

盖伊夫妇对视了一眼，没有答话。

孙中山先生继续说：“盖伊先生，您虽是波兰人，但曾随俄国军队到过东北，而据我们了解，

高克索夫先生当时也在东北的俄军中干过事，他的失踪恐怕与此有关吧……”

一直挂在盖伊先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郑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“可是，他现在是您政府的一个顾问，我怎么会……”

“不，不。”孙中山先生信任地摇摇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们之间恐怕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纠葛，他一旦认出了你们，就只好退避三舍了……”

邓剑娥说：“总统先生真是料事如神。高克索夫是在火车上认出我们的，在这之前，我们一直没露半点声色。他既然在您的政府里供职，我们并不想马上就和他计较往事……总统先生，您了解他吗？”

孙中山先生摇摇头：“不太了解。他原来在上海一带经商，后经一位朋友介绍，说他曾毕业于柏林大学，当过军官，很有军事才能，后来受了重伤才退出了军界。他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，对此，我们当然是欢迎的。我们太需要这方面的人了……既然你们了解他，我倒很想知道一点有关高克索夫先生的情况和来历。”

邓剑娥没有推托，就把他们和高克索夫之间的往事作了一番叙述。这叙述是十分简略的，因为当时新政府刚刚建立，局势很不稳定，孙中山先生除了要处理大量的政务，还在忙于和北方的

袁世凯讲条件，想联合他一起完成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大业。这次接见就是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的。后来，陪同参加这次接见的人在和盖伊夫妇一起度过的一年多戎马生涯中，又听他们较为详尽地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……

古老的奉天城西北郊外，有一座永安桥，俗名大石桥。相传是清朝崇德六年，当地的石匠任朝贵所建，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这座桥宏伟壮观，下面有跨度达十三米的三个大拱券脸浮雕着二龙戏珠，姿态栩栩如生；桥的两侧有石雕栏杆，石柱上有圆雕狮子，栏板上是柿蒂花纹的浮雕。桥两端各有石狮一对，雕工精巧，造型美观。此桥横跨在城外的蒲河上，好似长虹饮涧，是当地一处有名的古迹。

1900年10月3日下午，如血的夕阳刚染红了桥上的石栏，一匹快马突然飞也似地奔上了这座古老的石桥。马儿到了桥的正中，骑马人猛地一勒缰绳，那马的前蹄立时腾空而起，长长地嘶叫了一声……因为奔跑的速度太急，勒缰又极猛，那马就凭后蹄直立起来，在原地打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旋转，眼看要将马背上的人掀下鞍来。骑马的人并不慌张，双手抱住马颈，用力往前一按，那马的前蹄竟又稳稳地落了地——这时，我们才